

王文恪公集卷之二十四

震澤

王



著

吳興

朱國楨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玄宰

關

碑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公神道碑

白氏遠有代緒宋季有諱繼昇者自落陽來家毘陵
後渡汶來菱港然至康敏公始大康敏事茂陵泰陵
位至大司寇太子太保立朝四十餘年為國元老公

文恪公集

入碑卷廿四

一

三槐堂

為之子趾美前人致位中執法後先相望可謂盛矣
公諱圻字輔之年十八占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授
南京戶部主事進刑部員外郎郎中改戶部督漕運
以憂去改都水郎中陞浙江叅議時逆瑾柄政有承
風旨開處州銀穴者公曰不可目前之利小意外之
變大乃以贖金充內帑事得已郵有少年為日本館
甥已乃隨使入貢郵人執之以問夷人大噪公曰夷
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少年者予之無損治體奪之
或啟釁端縱之逸長興有田啗于水凡八十頃而糧

固在民甚病之公為奏免轉福建參政汀漳盜起公
與疾率兵至大田驛相拒二十餘日會鎮東官軍至
合擊之賊乃解散進山東左布政使遷尹應天遂擢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糧儲應天康敏舊治
也大興學校招復流移修舉康敏舊定義役上便宜
七事皆切時宜時京儲歲入一百二十七萬所出乃
一百五十餘萬石公奏南京根本重地儲蓄減耗所
出多於所入何以持久請單冗費冗食劾武臣逋負
不法坐辜者若干人時太夫人蔣春秋高公屢欲乞
文恪公集

碑卷廿四

二

三槐堂

歸養不得平居憂戚滿容及聞訃奔喪歸旋得疾卒
毀也事聞賜葬奈命有司營葬春秋五十有二公性
所與樂于興事而議論每依于忠厚於故人子弟及
貧弱調護周至蓋有康敏之風焉至案致樂清徐摠
紀之罪平反安古知縣廖紀之冤窮竟泉俸于茂之
賦而雪副使張壘之濇蠲寬恤山東流賊殘破州縣
檢奏守志不娶者去章之所在賑饑恤災尤為人所
稱導以

人子男二說太學士誼序生銘曰

年月日以一于烏龍山之原配何氏累封淑

噫嘻康敏佐佑茂陵及我孝考八座俱并式敬由獄
用登餘祉綿綿公繼其闕保釐留都秉國之法
人曰甚似康敏之子平恕清明所至有紀唯宋魏公
乃有懿敏克對前人令緒無實未羨之瀆流風斯在
唯爾後人尚繼無怠

明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
政使沈公碑文

沈故汴人其先以醫扈宋南渡來家蘓之長洲思陵
嘗書良惠二大字賜之故吳中稱良惠沈家元有醫
文恪公集 碑卷廿四 三 三槐堂
學提領諱瑛提領生彥才平江路醫學錄學錄生德
輝浙江行省醫學提舉提舉生日彰日彰生潛

皇御醫博學工詩歷事 仁宣二朝考守以公貴封

奉直大夫歸德州知州妣楊氏封宜人公生而多病
十歲始入小學學賦詩鼓琴繪畫篆刻曾無仕進意
年二十始銳意經史學大進成化庚子遂占應天鄉
試甲辰第進士出知河南歸德州州當黃河衝隨塞
隨決公至相度源流地形高下乃於城外五里許築
長堤捍水樹以榆柳又開白柳等河河水由之入淮

雖民始免墊溺饑歲民流作粥以飼老弱

行糧使歸耕且給之子粒牛具戶口日增鄰封有訟
久不決公立決之兩皆意滿而去部使者上其績
賜之誥命入為右軍都督府經歷出知廣東南雄府
以憂不赴改授浙江衢州府衢多水田雨則溢晴則
暵公大興水利濬陂池築堤堰修復魁星等閘民田
得灌溉而城中無漂溢之患又倣常平倉例歲饑減
價以糶收成增價以糴豐凶有賴倉無紅腐初宣聖
有嫡孫在衢儕于齊民公始命復其家疏于朝得

文恪公集

碑卷廿四

四

三槐堂

世襲五經博士又奏起樊尚書瑩崇飾先賢趙清獻
祠為政知兩重類此事聞進階中憲大夫尋擢山西
左叅政又進河南右布政使河南民曰是故歸德君
耶惟迎未幾歸守制吳中屬逆瑾亂政坐罰米三千
六百石官有不快于公者因疏公老疾不事事公不
辨諉曰言官言是吾老矣遂卧不起居吳下十年年
七十一卒正德庚辰六月十三日也十二月 日祀

塋吳縣竺山之先塋娶龔氏封宜人子男三基本府
醫學正科堅太學生始就學女一贅歸樟先卒孫

男二鑑鉉沈世以醫名吳下至公始以文學登科第致仕方伯馭歷中外二十餘年弟燾入翰林位至春坊諭德謫鄉貢進士吳人華之公體貌癯赴義則勇兩至興除利害汲汲若不足山西不當事河南任未久故政不大聞其在歸德衛州興滯起廢膏枯沃瘠遺愛寔多至今民思之亦可謂不負所學矣余故撮其大者表之墓上後之人尚有考也

資善大夫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顧公神道碑

文

文恪公集

碑卷廿四

五

三槐堂

顧之先本吳人國初徙民實臨淮公曾祖彥華在徙中遂為臨淮人今鳳陽也祖瑛累贈左副都御史考震順天府治中贈左副都御史公諱佐字良弼登成化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時錦衣衛都指揮牛循嘗怙勢殺人鎮守宣府大監顧雄分守紫荆關監丞鍾欽事多不法公按致其罪識者謂公有守矣出知河間府府畿甸也貴戚庄田碁峙境內聞公至皆戒其下不敢乘勢輻輳先是定徭役恣委吏胥多寡高下一出其手驛當孔道老奸宿蠹蟠結

其中公會校出入據籍履畝定為程式其弊遂絕郡
有瑞蓮秀麥之謠政聲流聞進四川按察副使整勅
建昌兵備越雋山崩地震民震駭蕩析公憊心力撫
循增修屯堡哨戍民以安堵徵拜大理少卿尋進左
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鴈門諸關改南京都察院
提督巡江進右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久之陝西三
邊告饑

孝宗命公兼僉都御史往蒞之召至御
榻前詢問慰勞賜以白金文綺有如朕親行之語且
顧近侍紀之公至條陳便宜多方區畫始有三年之

文恪公集

天碑卷廿四

六

三槐堂

積矣正德初戶部尚書韓公文率百官伏闕上疏得
罪去公實代其位旋有玉帶麒麟服之賜時逆瑾盜
政威權日熾士夫見者多為諛詞諂貌公自若也瑾
諷諸司各進羨餘以入私藏公曰吾部無羨餘者瑾
啣之未發也瑾憾韓公不已捃摭百方無所得會部
有故冊逸弗得瑾欲以為韓罪啖公上其事公持不
行因奪俸三月公曰可以去矣遂引疾乞歸疏再上
許允即行瑾令邏人日訶其過無得意未憚時命官
按三邊儲儲有紅腐則以為公罪公時去邊三年餘

矣詔罰輸米八百石于邊遼東邊糧以救易米弘治
中有旨唯行又以為公罪罰輸三百石戶部有缺失
又以為公罪罰輸百五十石公素貧殫家資以輸不
足稱貸益之人皆寬之公無慙色正德丙子十一月
七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四以戊寅年 月 日葬

城西朱家之原公貌溫氣和內守堅定立朝四十餘
年當財利紛華無所漸染權奸歛衽無所跛倚其可
謂難也已初壽寧張公發自河間公為河間守嘗有
德焉比當路每輸款於公公謝之方其為大理也或

文恪公集

碑卷廿四

七

三槐堂

以為壽寧之援也及壽寧有召朝士全集而公獨不
往時王端毅為冢宰亟稱公始知所自焉逆瑾伏法
公事益明至是計聞 詔賜太子太保命有司治營

域遣官諭祭如故事夫人黃氏繼張氏子男五伯謙

名能文學占應天鄉試卒次仲諧太學生次叔諧季
識季誥孫六承芳承恩承德承勳承忠承志比葬仲
諧自臨淮奔至蘓注曰公與先公同 朝嘗以文銘

賢公鄉今其可辭予曰然吾知乃公者遂為表于墓

道仍系之曰士抱貞所有患不得位以行得位矣患

不逢時以抒其志若顧公奮自一經致位八座遭值
權奸擯斥以去其蘊有不能盡施者耶然顛頤挫憾
不沮不屈亦可自表見於世矣後世其有知之者乎
其無知之者乎於乎傷哉

邵尚書母過氏太淑人貞節之碑

凡忠貞之節有二當家國多艱捐軀蹈難臣之忠也
任匡弼之計擁殖委裘社稷危而復安忠之大也以
身殉死婦之貞也礪冰蘖之操拊嫗襁抱宗祧絕而
後續貞之大也故曰死易立孤難南京禮部尚書無

文恪公集

不碑卷廿四

八

三槐堂

錫邵公之母太淑人過氏宋宗室徐王郡馬孟王之
裔適贈通議大夫副都御史絳和府君尚書生三歲
而大夫蚤世太淑人方盛年族人欲奪之節太淑人
巖然自持誓不復貳及家析產金帛泉貨一無所取
獨取先守一府君手校遺書千餘卷曰將與吾兒讀
之且育且誨備履艱辛遂見尚書取科第知方州歷
戶曹郎按察副按察使布政使御史中丞督漕鎮淮
安皆重官食其祿及尚書以守正忤逆闖斥旋改貴
州有戶部亞卿之召太淑人時年七十一矣病不復

能之官尚書因乞終養于家不許再疏三疏至五疏始許之家后八年進今官又固辭不報 今上即

祚起之復辭疏前後凡七上有云臣無兄無弟無子以代養兩世一身更相為命聞者悲之雖 朝廷

不能奪也遣有司以禮存問時太淑人八十有一矣

君子曰太淑人至貞也撫二歲之孤位登八座為時名臣邵宗以光尚書純孝也不以八座之貴易一日之養屢抗 明詔必得所請語云死者後生生者不媿太淑人有焉聞以善養不聞以祿養尚書有焉而文恪公集 入碑卷廿四 九 三槐堂

國家以孝治天下曲成臣子之節何其至也初尚書為中丞詔褒之曰矧予風紀之臣上有貞節之母及是又被恩典作而言曰兩朝希世之恩臣竇何德以承之乃作貞節之碑以表太淑人之德以揚天子之休命于無疆

嘗執筆隸太史屬之銘銘曰

聖有謨訓孤寄命忠貞不渝家國斯競噫昔邵宗天降之割綿綿宗祀千鈞一髮惟太淑人不震不奪教育遺孤再高門闕惟皇嘉之進有封號辱首錦窰

五花之誥爰命爾子八座是參典朕三禮保釐下南

於赫漢汗臣敢言私臣有苦心天其鑒茲惟皇之仁
曲成不遺至誠動天乃允厥辭母子相保鶴髮蒙茸
一堂之上洩洩融融菽水之歡孰與三公孝莫與夷
貞莫與尚孰克成之綸音在上百爾有位尚是則象
吳郡治水之碑

今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而吳郡
于東南地最下最多水患南方夏秋之間最苦多雨
蘓湖渺然輒成巨浸故官多逋負民多流殍於是在
廷之臣爭言水利而以吳淞白茆港為首請設官專
文恪公集 碑卷廿四 十 三祝堂

治時巡撫應天等處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西蜀李公
方著名績 詔即委之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得便
宜從事公奏是非臣一人所能獨理 詔復以工部
都水郎中林君文沛顏君如環往佐之公奉 詔感
激思奮欲為國家建東南無疆之利博訪羣策相度
源委謂東南諸水咸匯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
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
在而多涸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
且駛而海沙開塞久成平陸民且屋廬墳墓其上自

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弘治中徐侍郎
貫濬之不能深廣旋開復塞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
衆流猶人之腹白茆吳淞則尾閘也陽城昆承華亭
諸處猶脉絡也尾閘不泄腹且臌脹為病四支百脉
無不病者將事之初橫議紛起或謂水旱天數非人
力可治或謂治之復塞徒費且勞或謂濱海地勢高
卑鑿之覆引水入內為患公皆不聽曰我知奉 詔

行事耳民固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乃駐節湖上且
行且度度地賦功量功賦役似濶深計遠適力多賦

文恪公集

入稗卷廿四

十二

三槐堂

諸近財分取諸遠而蘊獨任財力之半廬舍有次推
爨有所分授以責成時犒以行賞天時晴和法令明
一衆心競勸率未明興作入夜未已河上燈檝如星
函奮如兩謹呼之聲數里不絕不數月功告成矣初
白茆自北達于江河形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
桃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東倉通一萬七千三百
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濶三十三丈白茆上流又
開尚湖昆承陽城湖各隘為塘為洪為港為涇為漚
者凡十有九又于宜興濬百瀆武進無錫濬桃花港

龍蕩九曲城墅河江陰申港利港橫市河皆文沛所
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
衣帶不復容舟固其舊形廣之深之自夏駕浦至龍
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尺濶
十八丈又于湖州濬大錢小梅七十二濬吳江濬長
橋一帶引湖水散澱山等湖崑山濬趙屯太盈道涇
等浦其為浦為港為涇為渚充多皆如瓌所理也白
茆港口海潮日至沙泥易闕則為石閘一陽承湖水
至斜堰分流七浦塘則可少殺白茆之流又為堰一
文恪公集

碑卷廿四

十二

三槐堂

夏駕浦新洋江吳淞之交橫引江水斜趨婁江則吳
淞勢弱不能蕩激易淤且闕又為石閘一蓋疏宜興
湖州諸閘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
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茆之閘太湖
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蘓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
而吳淞白茆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于正德十六
年十月嘉靖元年四月訖工是役也為玉凡四十一
萬二千五十三銀為兩若干米為石若干費亦夫矣

雖愁天下之事成之難隳之易故曰切者難成而易

壞者也東南之水古人治之多矣至國初則又壞故
夏忠靖治之正統間則又壞故周子襄治之景泰中
則又壞故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則又壞徐侍郎貫
治之則今日之功又安保後日之無壞乎保而無壞
則在後之人焉勿廢疏濬勿惰啟閉勿縱豪強勿規
小利所以保之也予家於吳嘉公之績之有成又歎
其久而不壞也刻碑河上以示後之人銘曰

清濁肇奠勢東南傾萬流趨之赴于滄溟厥趨未至
太湖是滙三江分流朝宗斯沛神禹之績萬世攸賴
文恪公集

入碑卷廿四

十一

三槐堂

三江既涸水乃潰溢大浸稽天傷我稼穡

當宁患之命我令公許以便宜為朕司空公來湖上
詢民之瘼白茆吳淞三江故蹟故蹟久闕河則為虐
乃經乃謀乃疏乃鑿萬夫子來其集如雲勞民以佚
勞乃不勤三閘既疏百川來同吳民謹呼司空之功
公曰何功奉詔之旨古亦有言行所無事無事之事
民乃奠安刻碑河上以昭不刊

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

王氏裔出瑯琊晉光祿大夫覽覽孫鎮東司馬道渡

江為元臣周顯德中明州衙推仁鶴始居分水宋漕
貢進士宗成來家峴山之湖川湖川近分屬太倉故
今為太倉州人公諱倬字用檢曾祖琬祖琳考輅俱
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妣皆贈淑人
公自幼穎敏年二十始從師授周易性徃徃發師旨所
未發二十五占應天鄉試成化戊戌登進士出知山
陰縣以憂去改餘干又改蘭谿于山陰興滯補弊革
額外科取之弊政聲赫然為八縣首餘干有張李二
姓爭田積三十年不決援援至千人公行視田指一
文恪公集

碑卷廿四

高

三槐堂

大樹曰以此為界二家俱厭服尼疑獄乃迎縷解未
朞月圉圉為室輒盜殺信豐尹公督兵討之賊據山
為險播石雨下莫敢進公疲縱白羊千頭於山下鼓
噪從之賊亂投木石比曉略盡進兵大破之生擒三
百餘人斬首千級遂平其地巡撫交薦蘭谿以積逋
糧里長繫盈獄公至一訊釋之在赦前者皆與蠲除
餘為主限以次輸足旬日獲盜十餘輩疲戶無警素
舞文者皆斂跡浚以政最奏起弘治乙卯擢南京山
西道監察御史首劾文選貪污郎中貢欽罷之又劾

免尚書不職者五人方面二十七人楊太監者倚寵
橫甚至捶擊進士又劾罷之時北邊大警 詔以平
江伯陳銳充總兵公言銳素非統御才必憤事已而
果無功旋進貴州兵備副使承米魯福祐亂後荒夷
出沒為患公乃修城堡宣 朝廷威德漢夷畏愛

土官阿偉素桀驁不受約束公召之即至俛首誓服
正德丁卯以例裁革改廣東瓊州兵備時新脫符南
地之亂生黎為梗公巡視多所俘獲贖還男女若干
人崖州千家邨无猖獗公屢聲言討之而師不出忽

文恪公集

人碑卷廿四

十五

三槐堂

乘其無備襲其巢穴大破之明日大戰又敗之斬獲
甚衆分三大村為小村以弱其勢奏建守禦千戶所
自是黎人不復反論者以為奇功公不以聞進雲南
按察使又進廣東右布政使會征臨賀砦克之餘賊
匿山谷衆歛乘勢殲之公不可以禍福諭其長悉來
降事聞有白金文綺之賜改四川左布政使首革錢
穀出內稽留之弊時盜起蜀中逼成都鎮守議焚附
郭民居以絕賊公曰是益賊勢也乃勒軍列營以待
洞開四門賊不敢逼時列郡羣疫于饋運在途多遇

虜掠癘疫死者相屬公皆罷之出庫銀糴米貯各倉
量遠近給之民免轉輸軍無缺乏摠制彭都御史令
具馬三萬緩則以軍法從事州縣猝無所出公命各
鄉馬俱入城避賊虜掠不數日馬具足又需熟糧四
千石明日日中至公督各市行分運至軍中日猶未
午彭公大奇之旋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整勅薊州
兵備兼巡撫順天等府時屬縣大饑人相食公奏請
通州米十萬石賑之以轉輸比至民且為溝中瘠乃
許在邊官軍俸糧預支兩月益以儉直而以官軍所

文恪公集

碑卷廿四

十六

三規堂

在俸糧散給饑饉軍民兩利焉全活以萬計時虜射
免恭將陳乾摠兵太監合軍討之老馬蘭峪公曰虜
知吾兵屯西必且東入乃命指揮葉鳳率兵伏山下
虜果毀東墻入伏發斬獲六十餘級馬一百五十匹
奪回男女千餘事聞有勅獎勵有白金文綺之賜御
史劾指揮十七人臨陣退縮當斬公曰未經督委何
謂退縮十七人皆得免乙亥進南京兵部右侍郎旋
以七十懇乞致仕不允得贈祖考皆如公官蔭孫世
德為國子生及年七十二三上疏乞歸 上不得

已許之給驛以歸仍令有司以禮存問益異數云歸
三年卒正德辛巳三月九日也嘉靖二年十二月葬
某處春秋七十有五初娶陳氏贈淑人繼陳氏封孀
人再繼陳氏封淑人子男二情忤情國子生女三長
適大名府推官葉夢麟次適盛有成次適國子生史
贊孫男二世德世孫女三公龐然儒者而胸中富
有經濟善因事為功不為矯激之名以無詭隨之行
故所至有聞所去人思之在餘干額外積糧六萬石
廣東覈庫藏出內渡在官銀八十餘萬兩薊州修築

文恪公集

碑卷廿四

十七

三槐堂

邊墻四百里嘗道出彭蠡有漁者數輩趨而前曰吾
故餘干父母也爭獻魚酒公為各少受之之官四川
過臨賀餘寇多在入為公危之至境諸蠻相率迎拜
道左曰生我者公也護送出境貴與岷州各立生祠
以祀居鄉以孝義稱親病躬視湯藥不解帶居喪三
日水漿不入口比擲而不入與兄析烟念其子女多
讓以已田半創立家廟具祭器割田十畝為義庄授
宗子世掌之五條約族人暮喪吉凶之費頒給有差
吳中苦糧役往往破家人爭規避公獨曰吾家多受

為忠壯... 公... 人... 多寡割田千畝分番...
救公無負相... 無... 繫其餘故舊僚友師資下...
卒後... 饑凍... 難有告者必獲... 濟逆... 擅政...
熾灼或勸公為自全計公曰死生禍福天也使... 因
是毀其平生... 雖生... 為其自立... 又如此銘曰

士有狗名隨世俯仰或泥古陳當用而... 嗟嗟王公
乃異于斯自為小官厥間四馳于臬于藩民去而思
或試于邊出奇不窮孰謂儒生屢奏膚公利害交前
厥守彌定留郁未歸其用未竟惇惇孤嫠時公為命
文恪公集
碑卷十四
十八
三觀堂
賑貧贍族是亦為政胡不百年表止鄉邦刻詞隧首
昭示茫茫

震澤王

鑿齋

著

吳興 朱國楨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玄宰 閱

行狀

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

毅倪公行狀

曾祖諱德潤贈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曾

祖妣孫氏贈夫人

文恪公集

行狀卷廿五

一

三槐堂

祖諱子安贈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祖妣

屠氏贈夫人

考諱謙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僖

妣姚氏繼妣郭氏贈夫人

倪世家瀾之錢塘 國初以閩右徙京師故今為應

天上元人公之考文僖公在翰林久未有子被

命祀此嶽因禱焉母媿夫人夢神人緋袍幘頭入寢

驚寤生公因名岳字舜咨壯而瓌偉身長七尺神采

瑩然玉立山峙見者異之天順甲申登進士入翰林

為庶吉士授編修預修

英廟實錄秋滿遷侍讀

選充 經筵講官被 命編緝文華大訓時翰林預者三四人而已書成進翰林院學士選侍

皇太子講讀遂拜禮部右侍郎仍充 經筵講官

憲宗賓天充山陵使以治初得升祔

憲宗 孝穆太后將祔享 詔廷臣議其禮言人

人殊公言國朝 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視周之后稷 太祖 太宗視周文武百

世不祧 懿祖而下以次迭遷今

文裕公集

入行狀卷廿五

二

三 視堂

憲考升祔則 懿祖神主當祧宜於

太廟寢殿之後畧仿夾室之制別建一殿殿九室以

藏祧主每歲暮時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

祭之制又周禮春官大司樂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

妣謂姜源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祀而

宋元德懿德二太后俱有別廟章獻章懿俱建奉慈

殿 孝穆神主宜於 奉先殿旁別為一廟歲時

祭享悉如 奉先殿之儀從之 上初即位言者

至集皆下禮部議擬多由公手遂釐正京師諸神祠

淫名侈費裁革殆盡時議者又欲改定孔廷從祀諸賢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浚存自唐之誥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則何可盡廢七十子名字自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何可臆定於是咸仍舊時以災異求言公陳八事大意謂當令財日匱民日貧宜務節儉以為天下先又言天下之土地有定而宗室之封日以增加更數百年又將若何又設官分職所以為民近歲喜事者率以添官為經濟司銓者以添官為疏通故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直以時裁約又言減齋醮省供應罷營繕上嘉納焉宗室冗官

二議雖格識者躓之進禮部尚書時年始五十會京師大雨雹公言雨雹之作天所以告

陛下宜深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又勸

上勵精以勤聖學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時有旨召番僧領占竹公

言占竹僧侈為異端首先賜罷黜中外稱聖令一

且召渡之豈不為

聖政之累時西域遣人

海道進獅子公言獅者外夷之獸真偽不可知使真
非中國所宜畜非真豈不為外夷所笑且海道亦非
西域常貢之路有旨還之先是四方奏報災異禮
部率類其凡歲終一渡以為故事公乃以日月先後
彙分條析末渡援經史懇懇為上言之知弘治
九年貢舉公凡三知貢舉防範嚴密如帖圖編號每
因舊法出新意後遂不可易改南京吏部尚書

太子少保時議謂不宜處之散地會考覈在京諸司

文恪公集

入行狀卷廿五

四

三槐堂

公於南畿所黜凡若干人衆稱明允改兵部尚書叅

贊守備修舉兵政度弊盡刻名拜吏部尚書公性善

知人凡用人之際劑量均停雖不破資格而於資格

之外每有羸縮弛張必各當其材濇其量大要則以

抑僥倖褒恬退振滯淹為主故除目一下中外噉號

稱快以為數十年來未有也中貴人送真武像於武

當山道路騷然公浚倡諸大臣抗疏諫止以弘治十

四年十月九日終於京師之官舍春秋五十有八訃

上賜寶鏹萬緡為治欽具贈榮祿大夫少保

謚文毅諭祭者四遣官營葬給舟車傳送還其鄉先
夫人盧氏繼夫人袁氏皆無子以弟子霽後公自任
翰林則畱心世務中外利害固不諳悉每大廷集

議衆相視莫發公氣貌高岸衆多唯唯以從時鈞陽

馬公嘗卧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疲思之計

無所出獨蘓松折糧銀買輕令稍增之民不病而國

用足 詔下廷議公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誰敢違

之然事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彼重之因而生

變誰其任之乃不果增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欲用

之行狀卷廿五 五 三槐堂

兵馬公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

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

今公之言得無示弱於天下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

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送則策窮矣不如姑遣

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

未晚也于是衆皆從之公每為文援筆立就更抱案

前運筆如飛殊不經意視之則宿構者不能及而法

家老吏亦不能增損也蓋與公同在翰林猶未知公

及承乏吏部同事頗久見其識之開敏氣之超邁

根知公之晚也因其弟郎中阜之請銓次治行之大者為狀上于國史氏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穆傅公行狀

曾祖諱原顯妣黎氏

祖諱汝器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妣劉氏

贈淑人

考諱邦本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妣簡

氏贈淑人

傳之先系出湘潭唐廣明之亂始徙靖江之石頭宋

文恪公集

行狀 卷十五

六

三槐堂

紹興間有為經量隔官者諱彥升又徙新喻之黃塘

又四世諱某遷里之小水自量隔至公蓋十四世矣

公諱瀚字曰川少穎秀拔異讀書過目成誦始就外

傳則往往推究奧義人多奇之癸未會試科場災寢

疾幾殆忽神人見夢曰勿憂也公前程遠大疾全愈

矣其年八月中會試甲申 賜同進士出身改庶吉

士除翰林院檢討 憲宗一日於內得古帖斷爛

不可讀 命使持至內館適公在直次為韻語頌

更授中使以復 上大悅有珍饌法醞之賜九載

進修撰兼司經局校書日侍

今上于春宮遷左

諭德兼檢討充

經筵講官及

東宮講讀官

今上嗣位以舊學恩進太常少卿兼侍讀仍充

經

筵講官兼日講每進講誠意懇切敷陳詳婉而進止

雍容

上每注聽焉

憲廟實錄成進太常卿

兼侍講學士久之遷禮部右侍郎會南都缺恭贊兼

舉尚書倪公公言倪之才何可寘之南或謂倪往公

不當次進乎公曰吾知為國違恤其他初祠部給度

十年一舉時僧道集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為之請公

文恪公集

入行狀

卷廿五

七

三槐堂

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如

祖宗朝之制亦當稍賜裁抑遂改十年給度之例時

以龜山楊時從祀孔子廟廷言者因謂羅從愿李侗

亦當從祀公言二子著述眇尹焞游酢謝良佐未知

所先後二子從祀則三人似不可遺道學所在其可

濫乎乃止知己未貢舉周密詳慎宿弊頓清儼以本

官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仍兼日講官會典副總

裁庚申進禮部尚書會京師地震雨雹四方日奏災

異公因疏言方今賦重役繁民窮財盡宜躬行節儉

以先天下庶民困苦可蘓時陝西地震異甚渡率諸
公卿條奏三十一事如敬天勤民法 祖修惠汰

言民心易感在結之以息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
者所陳謂當如拯溺拯焚猶恐不及而側聽彌月未
賜宸斷何以回天意哉疏上報可陝西守臣得玉璽
來獻乞頒示天下以為傳國之寶渡出也公言以史
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為贗作無疑即使
非贗人主受命在應不在璽自前世以秦璽為寶得
之者君臣動色相慶我 太祖以聖德受命製一
代之璽傳之 聖子神孫壽昌之福萬世無極何藉
於彼哉 上廼以其璽屬庫吏以足疾在告

文恪公集

入行狀 卷廿五

八

三槐堂

上數遣醫來視而乞致仕不允公雖在告日理部事
不息或勸少輟公務願養心神公曰吾受 上知

過辭祿不可辭位不可職事在吾其敢自佚一日謂
于元曰吾其歸乎夜夢祖妣來視吾疾壬戌二月一
十日歿于京師之館舍 上賜寶鏹為治欵具 贈

太子太保謚文穆 諭祭者三給舟車遣官護行為

營葬事公好學力行老而彌篤平生著述粹然一本
乎理書灑道麗有晉人風韻弟潮亦工書灑時稱一
家二妙入性縝密有矩度事必思而後行平生涉歷
刑元酒子籍記人有遺忘者公必歷歷指陳其在
谿塗公在部事一仰於公司屬案呈必目問曰傳先
生以為如何聞人有善汲引如不及故人邑子館之
如歸有客死者調給歛葬務令得所嘗曰應事接物
以才體之則無不當故自號體齋云春秋六十有八
子怡公集

行狀卷廿五

九

三槐堂

先娶李氏繼胡氏子男二長元以蔭補國子生中順
天鄉試予公所取士也辱公知最深且久而亦自謂
頗知公一二故敢僭為之狀上于太史氏

先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刑部尚書康敏白公
行狀

公諱昂字廷儀姓白氏白之先有諱繼昇者宋季自
洛陽來徙常州之晉陵 國朝洪武初復徙邑之採
菱港曾祖諱均禮贈先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
尚書祖諱思恭考諱河景贈先祿大夫柱國太子太

保刑部尚書曾祖妣某氏母某氏累贈一品夫人公
天順丁丑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改刑科給事中
成化戊子轉左旋陞都給事中歷陞應天府丞南京
大理寺少卿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南京兵部右
侍郎戶部刑部左侍郎署掌都察院事右副都御史
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東宮出閣進光祿大夫柱
國太子太保初公為給事中劾戶部尚書張鳳不法
自南京逮至 詔獄已而釋焉成化初邊警屢至

經筵少輟公言帝竟不以洪水之災而輟明峻德太
文恪公集

入行狀卷廿五

十

三槐堂

五不以昆夷之侵而殞厥問 聖德修則邊患息

矣時有黃霧之災公上言六事大畧謂

陛下即位嘗詔罷貢獻矣而貢獻不絕嘗罷織造矣
而織造自如嘗禁權豪不得種鹽矣不得求地矣京
城內外不得創寺觀矣而皆不為哀止願守大信勿
以親倖而易其度其餘亦皆當世要務會監察御史
謝文祥得臯公率僚屬言文祥雖涉狂妄然其心則
無他因而竄遂則忠良喪氣直士杜口恐非 社稷
之福也承應天興學校抑彊植弱所定義役至今以

為法會劇寇劉通出沒海上東南騷然公以都御史
調士卒遠近皆會截其要路賊大窘公廼宣布威信
通挺身納款公於太倉學宮受之諭以禍福出於至
誠通感泣廼縱之歸歸率其餘衆以降執通送京師
餘縱不問東南吳然渡奏松江要害守備等官互相
應援又請闕防以便行事遂為定式鳳陽 皇陵并
白塔壽春墳祀公以兵部右侍郎與平江伯陳銳等
治之時東南歲歉而興大役民以為憂始賦工者計
費當若干萬期以七年公二年而竣且以餘財賑濟
民忘其歎河決金龍口將潰運道公以河故道入渦
者今不可渡尋廼自陽武封邱祥符蘭陽儀封葉長
堤以防張秋之決又自中年決口至尉氏縣下潁州
仁塗山仍歸鳳陽合淮入海築汴堤高岸廣狹樹之
萬柵以固堤又命部中婁性於宿州濬古睢河入運
河以分徐州之勢主事謝緝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殺
汴徐之勢又堤運河自魚臺至德州自德
濬修古河堤東平至興濟作城水河一十
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每河口作石堰五里

以濟運河由是河漸復故道漕運無虞高郵湖善處
舟公議開複湖於東岬以避其患亘四十餘里時議
者多不便公執之堅至于今舟行往來免風濤之患
人名曰白公堤其在都察院以為 朝廷之耳目凡
御史出巡必令詢訪所屬廉污勤惰才鄙狀以報因
以所報真偽為御史升黜又言方今天下衛所士卒
十去其五所司侵牟弊孔百出宜預覈尺籍定數使
較然畫一俾清戎御史案籍搜考庶絕詭擾欺遜之
弊又言天下奏報災荒多不實或以荒為稔以稔為

荒其弊實多宜令御史初實天下田數高下之則藏
之官早則蠲高水則蠲低庶其弊可絕咸見納焉其
在刑部一以矜恤為心嘗自誦曰君子之心公而恕
又曰秋霜之肅何如膏陽之溫故凡情可矜殺者多
得平反御史李興以酷暴處死無敢言者公曰不可
使 朝廷有殺諫官之名迺率衆大臣上言興固可
辜然所致死皆有辜興而處死則故勘故殺者又將
何以加之興得免死公嘗患條例繁多吏得下上為
奸迺芟複離龐定為若干條奏頒之内外官司守以

為瀆於是瀆令始一矣公立 朝不為激切之行議
論每依于忠厚善裒高益卑因事為功平居恂恂若
無能臨事決機應變無所凝滯不為崖岬表裸上自
王公貴人下至輿阜無不得其謹心每五更趨朝退
食公所治事晚罷衙應接賓客高卑遠近纖巨各當
其分終無倦色居官四十餘年未嘗嫉怨於人人亦
無怨之者己未以病在告屢乞致仕不允疏屢上

上察其情懇迺乞之進太子太傅 賜璽書有身名

俱全始終無憾之語仍令馳驛以歸給月俸輿阜以
文恪公集 八行狀卷廿五 十三 三槐堂

優老公歸不問時事園亭賓客極一時之盛繪圖賦

詩以傳癸亥七月以疾卒春秋六十有九夫人蔣氏

公雖位極公孤而左右無媵妾白髮相對儼然如賓

子三長峻例授淞江都指揮同知次圻戶部郎中季

坊鄉貢進士公於孝友尤篤少時繼母王氏夫人有

疾每夕稽顙北辰既而果恙念弟昇蚤世恤其二孤

訓迪備至以潔充書算垣為太學生近制三品以上

得違一子入太學公舍其子而與姪人尤難之在兵

部時則推范文正之遺意置田若干畝以贍其族貧

者或給之畀具立義學三一集族之稚為正字畫句
讀一集其秀者授之舉業又立祭田若干歲時三祭
自始祖以下咸預畢讌長幼因而合族又設藥局儲
善藥鄉之疾病者多歸焉白氏自公之王考卒官教
諭伯父瑜禮科給事中兄玠南京尚寶鄉弟晟南京
太僕寺丞姪坦南京刑部員外部金戶部員外部家
世之盛近世未有齜自童子則受知于公立朝二
十餘年公待之如友頃過常州相見舟次自若也未
幾而其子圻奔訃于吳且求為狀齜方啣哀墓次日
文恪公集 入表碣卷廿五 十四 三槐堂

表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墓表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諱瑜字達美其先晉陽人
相傳為宋御史中丞子方之後高祖諱英洪武初官
松江上海之烏泥涇稅局因占籍為上海人大父諱
以忠考諱昭以公貴累封中議大夫贊治尹衢州知
府公姿貌瓌偉有奇氣為詩文搦筆立就登景泰辛

未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知淞江衢州府九年擢
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遷山西布政使改雲南布政
使未幾轉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公之
守衢也詢民間利病以次行罷衢人大說會歲久旱
且疫公還自 朝覲即抵城隍祠宿為文以禱三日
雷雨大作其後凡值旱公禱輒應吏民相與勒石於
周宣靈王廟碑孔子祭田奪於民公以俸贖還之俾
孔氏世供祀衢號健訟公決斷如神數辯疑獄遂無
敢欺者去衢人為立生祠以祀在湖廣城京山堤襄

文恪公集

入表碣卷廿五

十五

三祝堂

陽河若千里置廣儲倉饑歲民不流甘肅兵政久弛
至則陳時政四兵備五罷叅將田廣奏起故將許寧
李璵邊人皆竦會中貴人以事諷公不從廣等從而
媒蘖之竟坐是劾去弘治五年 詔渡公故官致仕
七年八月十八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二公娶尹氏
封恭人某月日葬其鄉周涇之陽衢之父老及孔氏
子孫挈舟千里來哭公為政所至見紀唯不能順人
不克究其施然其愛在民其功在邊公論在士夫足
其不可泯者乎吾故為表之以示唐之子孫且以示

後之人

贈孺人李氏墓表

於戲人子之至痛有之矣。往而不返者是也。事親之謂也。於戲人子之至願有之矣。死而不亡者是也。顯親之謂也。自孔子論孝以繼志述事立身行道為大。而記禮者以幸哉有子使人稱之為難。則後之所謂孝其亦可知已。蓋往而不返者既無如之何。死而不亡者則猶可致力焉。亦人子所恃以自慰焉者也。戶科左給事胡君易自狀其母李孺人之行於翰林王

文恪公集

表碣卷廿五

十六

三槐堂

某曰。胡與李皆寧都巨姓。先給事恕齋府君少孤。策策無倚。先孺人年十九來歸。或勤畊讀於外。或務織紉於內。茹辛飲澹。銖積寸粟。先孺人約其身。則簪珥之飾不敢聚而有也。竭其力。則烹飪之勞不敢委而辭也。積二十年。未嘗有諍語之聞。顏色之見。家以日裕。漸買田築室以居。而先孺人下世矣。先孺人孝于事姑。則甘毳之奉。有必嘗。嚴於教子。則夏楚之威。有不假。蒸嘗之饋。必潔。以處賓客之奉。必精。以映推其孝。如娣姑妹待之。皆得。其惟心推其嚴。僮僕媵妾使

之皆有法式先孺人之賢何如也賢如是壽止三十
有八而已先孺人之存無以養今幸有官有俸而無
所於養象魚之泣仲由之傷其何能忘予聞其言而
悲之易任給事之三年 朝廷以為能舉其職 詔

寵嘉之龍章錦纛賁及白水壤若是乎其可謂不亡者
矣其亦可以稍慰焉者矣 易弘治庚戌進士授禮科
給事中改吏科遷戶科左給事中途論侃侃屢入

詔獄不懟不沮予觀 朝廷褒嘉之典眎其子職之

卑崇易之自立有不變焉則他日褒榮其親將必有

文恪公集

表碣卷廿一

十七

三槐堂

加乎所以顯其親者將必在是矣乎孺人之卒以成
化己酉十二月六日其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日墓在
寧都廻田運之原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楊君墓表

楊世家麻城有諱惠言者任元為百戶領軍淮蜀因
家忠州之鄴都至君五世矣君諱大榮字崇仁登景
泰庚午四川鄉試天順丁丑進士鄴都故無舉進士
者士子誦習舊文而已君始自出一家機軸作為文
章聯狀科第鄴人始知鄉學君以進士授大理寺占

評事讞獄明允廬陵王恭毅長大理所屬無當其意者顧獨才君成化初 詔大臣各舉所知恭毅以君名上遂擢江西按察僉事會寧縣羅萬珪等殺將吏將陷城邑衆愕眙無所出君督甲士擒萬珪等七十人餘孽出沒南昌君戒其下密捕獲五十二人又擒盜顧厚一等三十五人脅從者一無所問南昌有盜八權貴家弗得執平民數十人在獄君悉驅出之曰無以民命事權勢衆不謂然未幾盜得衆乃服九江指揮李貴嘆百戶田春嘆盜染春御史鍛成之春自

文恪公集

表碣卷廿五

十八

三槐堂

誣服君知其寃狀固爭之御史曰案成矣君為疏其寃狀於朝春等十七人皆得釋江西俗健訟所至牒盈庭君據案剖決各馭其意而去同列有忌之者媒菓于當道君因自劾去吏民數千遮道乞畱當道方思還之君曰尚可任也乎哉竟去不顧弘治甲寅八月日卒年七十有三君博學能文喜為詩吏事尤所長也顧以劉直不能與毋俯仰坐是齟齬官不甚遂其平生才志有不盡施者乎治天下者常患無才而任之抱才者常患於不用用矣後不盡此毋之所同

惜也君之子孫多且賢孟瑛以進士為刑部主事文學政事迥出輩類於戲君可謂有後矣其所未施者將亦有時而行乎君之世家行歷吏部侍郎吳公已誌之子獨書其大者揭之墓上昭示蜀之人墓在鄴都龍亭山之原墓之日為弘治八年月日

劉驛丞墓表

於戲士果弗係於地乎其有養焉不必縫掖也其有施焉不必徹官也予於赤城丞劉君之事有感焉故為表其墓劉氏其先興國永興人五世祖珉一徙守

文恪公集

入表碣卷廿五

十九

三槐堂

蜀巴縣之得義鄉祖昇丹陽丞君宣德中侍丹陽於官即日閉門讀書還蜀隱居教授會邑大夫田春以君能書請為掾非其好也然以文無害田深器之久之得丞台州之赤城驛君雖為小官而以清白自將遇事開敏無滯兵部侍郎阮公勤時守台每屬縣闕必以委君嘗署臨海嚴不苛寬不縱一時縉紳咸為詩誥之曰垂裕集謂君當必垂裕於後也予規幼則謹從名士遊間得古今文字之美者必手錄以示曰為文當如是及覲登進士知餘姚仍以愛民理刑防

奸事上灌下與革利害條析為書曰為官當如是及
規為政有聞君曰吾可以止矣遂乞致仕歸君固能
官又喜賦詩詩往往有出人語故名入無弗與交抵
家未幾甲午六月卒春秋五十有九葬邑之柘市里
配楊氏丙辰九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八十有二規以
進士知餘姚改麻城官至御史孫男四相春台耆歲
丙午春四川發解第一及第八翰林已酉台發解又
第一丙辰復登進士予竊備之曰劉之先其有積德
乎及聞御史名以直道不容去曰固宜有之乃今又
文恪公集

入行狀卷廿五

二十

三槐堂

得赤城之事濶而能潔卑而能施於戲是以垂裕於
後者乎而亦豈止是哉傳有之德遠而後興故予書
其事俾歸碣諸墓以闡君之幽且示蜀人俾有勸焉
蕃育署尹君母丁氏墓碣

上林苑監蕃育典署澄江尹達為前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公之長子母曰丁氏公之元配
曰曾夫人夫人久未有子嘗至平原聞丁氏之女則
賢也為公納焉秀朗明慧姑太夫人繼姑劉夫人性
不同而皆能順適其志能以禮下曾夫人夫人安焉

應天鄉試會試累不第至甲辰始登進士弘治戊申
授武選司事歷員外郎郎中前後十四年不離武選
謂武爵以世坐耗天下宜以漸消之若為法曰凡繼
絕者不得以旁支犯奸盜褫職者不得襲則漸消之
術也君謂支朕繼絕所從來久一旦革之物情將大
駭且後人罹法如前之功何哉於是白之馬公會將
情法註酌其中凡同宗出自主功者襲餘則否作姦
褫職者本支則坐屬從降二者謂得調停之宜他如
徵寵濫功一切繩以文法例或齟齬終不假借君守
既定物情迎戢蓋其任也久久則精而庾弊盡絕其
守也堅堅故一而私謁不行一時武選稱得人大同
馬特信之任之舉之謂其必將遠到也而忽焉以實
於乎其可哀已君無子遺言以從弟蒞之子蒞後某
年月日葬于州西門姚涇之原君年六十不可謂天
也位至大夫不可謂不遇也得人焉為之嗣不可謂
無後也而縉紳士猶為之齋咨悼惜雖君之心其亦
有不自得者乎予固悼惜君者既不能使君顯於時

遂以家政委之知其能任也事公凡四十餘年遇姻族奉賓祭教于姓咸中矩度子男三達達通孫男十
二弘治丁巳十月一日卒于達原里時劉夫人方卧病聞因歎歎而逝君子以是知丁之能婦也是歲十
二月六日葬三顧山峰之原達將奔喪婦泣曰達非敢表于墓也然子之心有不釋焉唯執事哀之為書
碣里于姓生卒年月于石不可乎予曰孟子曰不
可有三無後為大蓋承祀之重也尹氏族望澄江世
公閩至公遂登三事贊元經體可謂盛矣其承祀
恪公集

人行狀卷廿五

廿一

三槐堂

尤重乎今三子競爽孫曾玉立尹之益大將在是
而昏丁焉自出其亦有功于尹矣傳曰毋以子貴
乃是之類歟况其行有足書者乎固不得而沒也
奉政大夫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墓表

上之十二年 詔大臣各舉其屬才行卓絕者得不
次用之于是兵部武選書鈞陽馬公舉其屬武選郎中
陳君愷可備方岳之任既又謂若君者不宜寘之外
故所舉率多遷擢君獨遲遲焉盖有待也而君一旦
不疾以卒君諱愷字企元蘓之太倉人成化戊子占

特撰次其行表諸墓道以慰君子幽庶不泯於後乎
石田楊君墓表

予撰考丁未會試得一卷熒然有輝慈谿楊子器名甫也予竒焉後名甫知崑山籍甚有聲知常熟又有盤道路至傳其政以為羨談且以為古循吏復出也予滋竒焉他日以問名甫名甫曰不肖何能爾不肖之至於斯也先府君石田之教也時石田之九十葬且十年矣名甫遂言曰先君孝友天植接人和行身嚴遇利便輒推與人入犯之卒不校於經子史要語略文恪公集

入表碣卷廿五

十三

三槐堂

皆成誦上口教授於鄉務以勤苦自勵故號曰石田
餅吏教其二子曰吾楊氏世清白相傳吾無以貽爾
唯成爾器毀爾用因以製二子名及迎養于崑猶致
旨甘則推去之曰吾聞以善養不聞以富養居二年
不妄接一人一物不苟取縣門外未嘗有行跡焉及
疾革戒子孫勿哭以亂吾正性衣衾棺槨勿求過美
勿泥風水求葬地其始終之際如此於乎其幾于有
養者乎先府君之教不肖固曰成爾器致爾用亦冀
有一日之顯也觀今之仕宦者往往得 褒封之典

榮其親而不肖獨莫之及也先府君莫之行也不獲
顯于今又將泯沒於後不肖重有罪焉墓上有石得
一言以表之庶潛德之卒有聞也敢以累於執事矣
予曰諾然吾聞古人之顯親有無待乎外者予之親
當自知之又何有不足者乎且善無隱而弗彰吾知
予之親終必顯也乃為論次其世裔碣諸墓上君諱
祿字履翁其葬為某年月日

黃和仲墓表

士或負才行名一時而終身不獲過焉者有之矣其

文恪公集

表碣

卷廿五

十四

三槐堂

可惜也予所知者三人焉洞庭吳鳴翰長洲皇甫成
之與黃石和仲三人者吳工詩皇甫工書君深于經
學而篤於行三人者蓋非特一方一郡雜之以予所
見求之天下亦未多得焉而舉于鄉每上輒北僮蹇
庠序幾二十年吳與皇甫皆不及貢以卒黃君者以
貢上太學待次銓部又十餘年且有官矣至于京被
病還至德州卒於乎其豈非命耶君諱麓和仲字世
家吳閭門之南濠父祖以來皆不仕君少游郡庠治
蔡氏書從今閣學吳公游號入室弟子為文詞冲澹

有理致事繼母以孝聞雖見詆呵而孝益敦以父命
杆煙悉讓產業之美者予其死與人交坦坦然傾倒
底衷蓋未嘗見其有喜愠之色於乎以君之才且賢
也而不獲一第不沾一命以平維士之所以自立者
有不在是而天之報于人者何若是耶夫士固有抑
於一時而伸于後世者則一時之榮觀不足言矣彼
二君者或以書或以詩後世當有自是而知焉若君
養于中弗彰乎外富於己未施于人後世其亦有知
之乎其無有知之乎予故為表于墓庶以永君之楊

